遊譜

LIBRARY
JUN 9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B
128
S82A2
1675
V.3

[redacted]

遊譜引

予行年七十一矣生於燕長於燕邑未涉遠見圜一隅垂老流寓蘇門又復四年未得出門一步滏水老人屢有守謂我輩七十生涯皆良朋益友問水色山光討些子受用規規一室何爲也因鼓短節赴滏水集同人商

所謂切思古今人之好遊者何為也
亦將以行樂耳躬多憂鬱樂於何尋
尋之於山乎躬非仁何以能樂山也
尋之於水乎躬非智何以能樂水也
尋之於賢友乎躬非直諒烏能樂取
賢友將於我乎是遠則遊之之趣不
在遊之時而卜於居之日矣昔有一

老禅云我初見山是山水是水及至後来見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而今總前見山祇是山水祇是水得是意者可与言遊寧直山可楽水可樂平地可樂寧直賢友可樂木石鹿豕可樂是行構斯望兒從予殘年步艱聽重有足不能到耳不及聞者二子可以

代吾履代吾聽

甲午清明後一日歲寒老人孫

奇逢題於滏水之滄寧堂

孫啓泰先生遊譜序

昔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於時太史奏真人東行天人相感自古志之

矣容城孫啓泰先生前朝
公車不赴
清朝徵辟不起蓋龍德而
隱者也甲午夏四月自蘇
門訪予於東門人馬搆斷

季子孫君孚扶侍以行所
過與人臣言忠與人子言
孝與人弟言弟望者以為
高潔不可及而即之甚恭
而温油油然有萬物一體

滿衍聖人之意先生之學
學於天怡然與造物同遊
故遠邇爭迎致之非人之
所能為也遊譜有言春秋
以天自處二百四十年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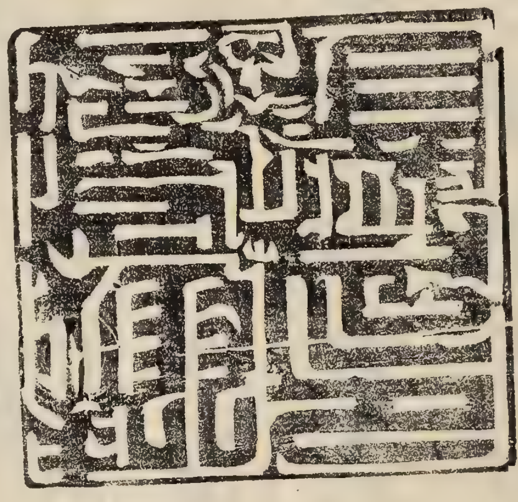
天二千四百年此天二萬
四千秊此天此是祖述憲
章上律下襲統體本領故
高尚有其事事天其事也
以其時居上九事在峻極

之天故志尚甚高非以高
尚爲事也先生體認天理
處處見之晝爲宵得則隨
筆疾書閒形歌詠自家居
以至之衛之齊未嘗須臾

息亦未嘗須臾忘天一晝
一夜行九十餘萬里而天
樞常止其所而不動人知
先生之行不知先生之止
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周天自
行太極自止動中有靜未
可岐視諸中固嘗言之太
丘風誼似先生而學問邃
先生遠矣是爲序

蓬玄洞人張鳳翔書



孫鍾元先生遊譜叙

聞之天地人相維而世天地何
事事天地者人也天地窮罔畀
厥事于人人始齊其事於身爾
意人事周而所謂天地有外焉
者乎故風雷灾眚山澤龍蛇天

地不欲也運會之窮有時而見天田兩失飛躍不乘中不在人也潛確之端可得而盡自盡巳成巳成成道著不是無悶而所爲事天地者辭其名不辭其實此易之所以不窮也亡友史周甞

從事于斯矣標子臣之極綜帝王之變其言曰易之灾限三十未有無故而當此位者也然聖賢猶不以是輟明王之治至哉言乎五精漸薄乾坤弗屬皇虞系渺功利榛蕪尼山有作大象

爰立專其事于人以詔萬世之事天地者乃由漢而上常行變錯由漢而下變起常絶故晉唐宋之變非猶夫三代之變也中外倒置陰陽易位五伯而後蘊[illegible]所悲于是寓生仰首達者遂

遂欽而事身則亦愈重盖數奪
鬼神而不能奪匹夫之身身者
天地之所不能變也寓茲剝爛
乃睍安宅一綵是維其重九鼎
漢大南州魏高遼寓晉尊彭蠡
隋挺河汾屹宋者邵周楫元者

劉許是皆水火不灾否莘不餌大進修之學懋閑存之業其事彌齋其用彌周持天地之窮而不窮于天地以系尼山是稱克齋云爾余生百罹渉進退之籓抱只尺之義大恩無以報亡友

而曉交鍾元先生者喜而嘆曰是其事身者耶是其身事事天地者耶先生容人也道業夙聞讀書易水之上當神廟末年天下豫鳴公獨介石友通仕隱交盡南北標榜不至譽咎不屈靜

正深閒可云嘉遯旣而上谷雲
擾滿漢錯處乃去靜修之居徘
徊孫邵屆共城止焉謹躬恕物
惠表清秉徵彰柔剛蚤用括囊
以謝聖明之辟而正容悟物隨
事廸忠則諸侯可得而友也至

其困旅之中顛沛之次在卒能暇在紛能整師友徒旅出入相莊素履坦坦不數明晦於乎先生之學其可不謂之安且成哉之衛日紀多公手自訓會見諸謳吟間望雅諸公子珥筆不敢

遺者乃公故不欲遺曰吾出入
語默與天下見之於戲道無常
家寓庸靡忒匪日用出入奚倫
常之極則匪作止語默奚夷險
之經權諂瀆去而幾知樞機審
而遠應尺屈之存以考旋履在

易蠱之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課績于寢興考德于言語飲食一室之事也涓志質則物乃克從道用勿墜易以不窮明王不亡治以言永事孰大焉難孰勝焉史周復起其把臂先生肯後

余哉卽以質漢魏晉元諸君子征邁相易靡替風尚有不變于天地者而以與于天地之事先生何知焉

滏上澹寧老人友弟張鏡心撰

旹順治乙未季春望日

語錄

張蓬玄先生要語

晚學 孫望雅 輯

侍大人過壹是堂請先生宗旨先生曰至善爲宗至善形而上者也立于天地之先亦貫乎天地之後任憑天地變化四時日月錯行代明他只止其所而不動得此欛柄在手天下更有何事

先生書箑見貽內云寂然不動動靜如之動而生陽生陽爲感靜而生陰生陰亦感未得豁然舉以爲問先生曰生便是感如生男爲生豈有生女而不謂之生乎

先生云當其未感固不可謂之動然未動之先已具有動之體如人在胎胞中謂之生固不可而生之體先已在其中矣

書筌貽構斯曰常明常止常止常明一天獨湛蔚籟無聲此之謂定性之道常止常行常行常止兵華百萬蔬食飲水此之謂定情之道抱性而來抱性而往我自立命壽夭無兩此之謂定命之道

先生云合外內之道便不分形而上形而下此是內聖外王之學

不能達天德如何能行王道能行王道正所以達天德何處更分體用

歷觀兩家無善之說全是打儒家善字聖學至善之說只是打禪家無字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還是有善還是無善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還是有善還是無善有其善喪厥善無其善喪厥善

至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情之動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去惡爲良能

凡有四端于我知皆擴而充之夫既已知之矣如何又說擴充可知不是一知便了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夫既已行之矣如何又說著察可知不是一行便了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至之終之者行之也非專于知之謂也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之禮之者性之也非專于心之謂也

禪學半提聖學全提半提者言知而遺能全提者言知能合一半提者言心而遺理全提者言心理合一要見兩個合成一個一而二二而一不容不辨

道之不行由不明道之不明由不行知行二乎一乎堯舜道其心成湯禮其心孔子矩其心心理二乎一乎打行字打理字可不辨而明

天曰於穆於穆即是旋轉旋轉即是於穆如此扇開則旋轉收則於穆豈容有二

聖學頭腦在格物王子亦曰如何不講求只是要有頭腦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無一毫人欲間雜此二語非王子之言朱子之言也朱子首尊去人欲存天理爲頭腦則處處都是頭腦正與王子無二學者不察奈何必以是求之外也失朱子并失王子矣

明心要明其統性情之心見性要見其盡人物之性

程純公曰釋學本心聖學本天我故謂聖人性其心釋氏心其性眼曰見耳曰聞鼻辨香口談論此謂心其性也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此謂性其心也

予大人嘗謂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蓋爲徒事口耳之躬行

者立論闡先生知能合一心理合一極服其言之中正無弊
張先生日與大人論學予小子與社友馬生爾楹得聞其
教因共爲撮其要言十八則附譜餘錄欲觀其大全者有
先生之諸刻在

望雅謹識

歲寒老人孫奇逢啓泰甫著

門人馬爾楹構斯甫
季男　望雅君孚甫　仝編

二月

初十日

夏峯蚤發携構斯望雅同行宿衛輝城外孟二青來晤

十一日

次淇水耿賡我父子兄弟擬下榻城中因淇令同郡素相聞恐煩酬應宿南關流寓多故園人爭治酒擊鮮相款李寧然

歸里追及之

十二日

高村道中遇故人葛茂英同宿宜溝驛茂英洽款話舊因憶

其至戚夏彙九不勝今昔之感

十三日

抵彰德戚友李景尼設榻伊云已遣伻自林縣往蘇門特欲

聯秦晉于德門也不意辱臨慰甚

十四日

景尼懇構斯舉然求婿予以家世清苦非其匹也再四辭之

伊云久慕清高願附喬木一切世俗情態其豈敢望幸構斯

寧然二君作冰一言永好天假之緣予感其篤摯遂以季男

望雅之女許之

十五日

抵滏水張湛虛司馬爲設榻潛寧堂

十六日

主人弟還白子上若振夫孫子悄來晤

十七日

謂滏水老人曰憶昔神廟時景逸少墟南皋三先生講學京

師首輔葉臺山爲之主此治平之機也而三先生相戒不言

朝政竟無補于治若學爲無用之物矣滏水云三公專言節

義異已者鋤不用言節義則不節不義者忌矣未幾臺山求
去諸君子留之臺山云内外風波齊起君等不平心而處我
在此何幹因憶吾鄉趙儕鶴爲冢宰高陽相公曾云朝廷官
天下人皆有分我輩必不與異已者共之危道也魏璫之禍
遂烈于此蘇雲卿謂張魏公長于知君子而不長于知小人
知言哉

十八日

謂構斯望雅曰甚矣人之好爲大言奇論以求勝也一有求
勝之心則詭異鑿空斷不肯一語寄人籬下即如莊列荀楊
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皆出于有所激故矯爲此

尚以擅一家之言云爾其能讀孔孟之書者種種異說自不得亂

十九日

高定遠入李姓者寄潁州劉與襄劉公勇兩孝廉字　其者眞人善人也亦義士也因其善而義邑蠹遂視爲奇貨一騙再騙勢不至于傾家不已湛翁以門下暫入憐其苦累不能爲支令其郎君太史遺書嘗道以扶民善僕亦具是心想兩兄亦同具是心也天道至此全賴扶陽君子陰培爲善一線只荅天心耳倅次不遑多及

二十日

東槐慶堂　尊年八十一弟亦逾七旬矣磁去魏僅百里相
別既久豈容不一趨晤因滏水老人已與函三侄若命十約
旦晚可來弟不宜避去特令望兒往候起居且外甥見身時
爾逛逛也俟弟過東呂時圖晤不盡

二十一日

欲後嶽別墅主人因望兒過魏復簡此文娛輒且謂別墅經
酒市擬旁開一戶余曰白沙有句云竹徑旁通沽酒市正可
作詩料耳

二十二日

客嶽　暮春猶自怯寒侵一榻南州意獨深黃遙遲情抒向

日好從書裏見天心傍人依豈是安身訣訓詁終非渡世針携得白沙詩幾首幾迴閒起幾迴吟

二十三日

滏上老人曰三十年勞攘于功名之場未嘗一意學問今老矣一切俱澹乾坤何等時節長年在世似亦不必乃知信陵君真英雄也余曰此便是真實學問生死之關勘破尚有何事辣手古今人君子而不仁皆破此一字考倒

二十四日

南和百函三來晤名抱一前代侍御

二十五日

爾三謂學問從源頭理會併理字也無余曰此人生而靜以
上不容說雖不着理字都渾是一團天理然其下手功夫隨
時隨處體認天理
張命士來聯名謚
二十六日
耿寧汝白洪來主人留與其公子共學
彰德孝廉郭元定索和予客樹詩
二十七日
讀邊行東南遊詩因和其意　俯仰乾坤觸此身性靈何物
不有親無心脫俗即非俗有意離塵却落塵漫向境中尋樂

趣直從當下見夫貢好遊我欲從君往到處桃源豈識人

二十八日

李龍繩携子性甫自成安來孫獲甫自魏縣來成安李倉生

名之藻前未晤携尊過訪

二十九日

榻移別墅所需器用食物靡不具

滏水老人以奇人享奇福擬之古人郭令公韓魏公一流惜

得二十八字　天挺英人自不同眼前誰得較雌雄閒來尚

論擬千古好似汾陽與魏公

三月

初一日

謂梓甫曰吾鄉伯順先生以傳習錄指授及門能領悟者得君家大人耳邇聞昆季能世其業日思進益不遠百里就正于予見親師取友一段虚心此最是學問緊切處

初二日

主人爲其弟還白偶有激于父子之間憤欲出門作遊說者守嚀予勸慰予因與構斯過其舍詳採情實而直言婉言曲爲解悟還白爲之流涕謂予曰諸子亦未有大過明日當令拜見先生予報湛老字云　夜宿令弟齋頭讀先生遊說面感之泣下卽令三郎出相見從兄之義當下油然兩知其交

子慈孝如初也俟伯若到與衆偕遊憤然之意已氷釋矣囑
開之先生無勞繫念

初三日

張谷王雨公符飛隨其父過晤再拜共道相感之意

謂獲甫曰昔從吾友認理提綱聞之已熟但此件無物不有
無時不然日日操習不容頃刻放下師門一線全借爲寶之
友勿生歧見勿惑流俗古人云得爲君子孰若與衆共爲君
子此正師門宗旨

含生將別去余謂之曰君與亂緦交久且善伊所得于師門
者君悉聞之故未面而神合一見而傾倒也今行矣只千日

用間體認天理操習此心他日再晤定有以匡病叟之不逮耳

初四日

還自虛懷受善人道之資晚年獲此良友感而識之　仁人不可見尼山思近仁賢首取于綱力行戒逡巡我遊爲取友滏水得伊人鑿軒堂中老孤直嘖嘖喜道欲訂青峯遊試問桃源津自云性偏癖氣意未能馴我謂吳有積山水豈相親當下語既合元氣徧一身父子兄弟間日用着精神剛斷無物撓力行與日新盡言良匪難受善古所珍愧我儒而腐瀕與君結隣

初五日

春秋一書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繫王于天者二百四十年此天二千四百年此天二萬四千年此天此是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統體本領因思孟子願學孔子者也勸齊梁行王道正以王爲天下之義王程子謂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豈容心哉

蘇門遺農曰春秋開首便特書春王正月春者四時之首王者天下之主正月者一歲之始春王正月蓋以天子奉天王運正朔一統以臨天下有不惟天王是尊者皆得以王章治之其中編年核月詳日皆以天爲統治故曰春秋天子之事

也自胡氏鑿空謂以夏時冠周月爲行夏之時是以變周之制爲天子之事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生今世而反古道亂之首也又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乎先生謂二百四十年此天二千四百年此天二萬四千年此天總以尊王即是奉天夏時周時建寅建子瑣瑣之見耳

初六日

谷王兄弟每過談持已過恭予曰嚶鳴之好期在相信矜持太甚中情反睽斯遠斯近之間正可觀君子之所貴也

初七日

王玉乘李仁甫自成安來

初八日

毛瑇嵐見訪名三光蒙城人官郡丞下棋賦詩自娛

初九日

殷伯岩見訪名岳鷄澤人

初十日

范文冶過視爲望見問方路一六張斗文同顧

十一日

尚若庶常招飲謂予曰此時有其人講學京師予曰講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

十二日

張方諸過塘主人第四公子也奉其父命來

十三日

伯岩邀構斯先行

十四日

貯樂說　余爲還自題貯樂軒伯岩曰樂何以云貯也余曰君爲闡其義伯岩云貯者停蓄之意孔之在中顏之不改皆所謂貯也此樂無內外無窮達滿貯之于心則滿貯之于世滿貯之于天地古今無人不有此樂無時不有此樂無事不有此樂活潑潑地當下俱足孔得之而忘食忘憂顏得之而欲罷不能迷者自墜陷阱舉世不悟周茂叔教人尋孔顏樂

告發憤與傅約將從何處去尋孔子自謂好學稱顏氏子好學學正所以樂樂乃所以學貯樂之旨或亦有當乎今又有說對天下人言貯樂則樂之說或不外此對還白今日言貯樂則又在家庭父子兄弟間滿貯此樂之體實致此樂之趣子與三樂首曰父母兄弟論仁義知禮樂之實總歸于事親從兄意可知也余聞而躍然曰儂言未必及此君能言人所欲言言人所未言寧直可告還白父子兄弟將告天下古今之爲父子兄弟者因次第其語爲說

蘇門遺農曰時習而悅曰不亦悅乎是不能指其悅而但不能指其不悅也朋來而樂曰不亦樂乎是不能指其樂而但

不能拮其不樂也顏之樂曰不改其樂孔之樂曰亦在其中
其字中有包涵有根本彼惠莊之流尚曰子非魚焉知魚之
樂子非我焉知我不知魚之樂吾儒豈可混混從事先生與
伯岩共證此樂活潑潑地

十五日

登岱之遊淦水老人已與伯岩有成約刻期就道忽傳邯鄲
武安有盜相窺余謂之曰司馬出遊遠近孰不聞之此舉姑
俟之異日可也還白備僕馬裹餱糧偕予訪伯岩
主人爲選驢六金予辭之再主入曰先生過東昌訪遂老途
甚長所需盤費甚多爲容辭予受之谷王三兄弟各具贐九

畢之谷王兄弟懇篤切予曰令价具路費尊君備僕馬已逾分再受君賜則過貪矣君亦傷惠

過大營還白庄谷王亦來從其父遊晚宿黃梁夢有句 驛到酬時夢未清不知誰在覺中行道人欲向諸君語又恐諸君係戀生

十六日

過新庄堡訪張命士晚抵小寨伯岩家命士偕至

十七日

殷伯芽名之紐偕其子孟肩過晤與家啓美弟辛酉同選及今未仕教育子弟足不出户

伯岩玉壺齋贈句兼致其猶子伯芽　伯岩負殊才淦水欣相遇聯床貯樂軒語語出情愫厥父念何深孝思久彌汪弟性挺孤直愛切成怡豁所交凫盟氏知已一人足踐履在實修著述非所務我來過其家益深昨日慕君食與話言俱得意中趣更喜晤伯芽知新誼郝故交玄一締交此後勞寐寤

中凫盟自廣平來晤名涵光

十八日

劉孟孚自甬周來晤名佑

夜飲伯岩巢林同張還白鄴元直中凫盟劉孟孚趙人以黃南之張友吉丁孫三古句　一枝雲壑冷星聚恒于斯喜各

開生面欣同抱遠期白慚英氣盡相對寸心知願共諸君醉
呼盧月到窺

十九日

喜孟孚過昭因憶吾家子遊受懿祖簡齋先生知最深今俱
作古愴然有懷　英英雛鳳見云遲懿祖風流恍在茲偶憶
吾家武城宰感恩知己兩情癡

孟孚邀過其庄因托代懇李瀛絕爲其祖覓塋地

二十日

劉仲涵園牡丹盛開　爛熳花香入羨奇賞花偏向未花時
乾坤不盡開時色爲囑東君好護持

二十一日

孟乎爲予設榻東軒因題曰静寄取淵明静寄東軒句也并題聯　千里斯人托静氣百年此地寄閒心

劉自先仲涵兄弟索園亭額題曰旣翕軒并聯　是我好朋友知君難弟兄　又萬樹相環時有花香入戸一塵不到夜來月色窺人

二十二日

孟乎爲予話往事歷歷詩以贈之　祖父沉寃天欲晦身經多難心不憤談來歷歷皆孔酸作善降殃理何昔幾欲凌空一問之簡齋司寇素所知其詩與其人俱不朽縲絏非罪夫奚

疑家孫象賢多奇剛言議中情我心嘗憂思深時器益況只
今年少稱盟長

二十三日

孟子痛念祖父況竟未及昭雪又自傷孤幼不能悉其大父
父生平一念感憤若負人世之大疾予因述其素所聞者三
則以遺之　鹿伯順於　神廟時矯發金花急山海軍餉
神廟遣中官問之伯順示意簡齋簡齋曰已發矣友道相成
可謂愛人以德詳載伯順集中
伯順官京師時值窮乏簡齋出囊金四十佐緩急伯順曰儂
亦仕宦人君何以知我貧也且君非有餘豈能佐我簡齋云

伯順強項清若舉朝皆知我輩莫逆豈不能通一時有無耶

伯順不忍辭

憶丙辰晤簡齋于貫孔瀾坐上簡齋先行孔瀾贊于衆曰此君真孝友一食不忘其兄一衣不忘其兄無逝其兄之友于真切篤摯令人感動兄弟之倫借此君生色今將四十年矣過友于堂讀其對聯石碣仁孝友愛得于性生他人百千言摹畫何如于家庭日用自傳其神因恍然如見其人焉

二十四日

孟孚謂予曰甲申國變先司空事猶未結湛虛先生以姻婭相關欲携予過留都上其事予以兩高堂徘徊不果行湛虛

先生代其疏上之一時公卿皆知先司空之寃得旨下部議覆郵未幾留都事敗余曰事雖未濟而公論已明先朝罪廢大臣仍于先朝君若臣存一段公案此即君家司空公天開日霽時也湛虛公友誼薄雲矣

還白欲資予至成安予辭之令其歸又欲以僕馬隨之予亦辭暫用一蹇

二十五日

爲劉母蕭節婦聯　廿五歲未亡人相見黃泉無愧色四十年貞節婦應知青史有餘香

二十六日

流繩善地理予謂之曰顏子陋巷窶人且短命秦檜爲宰相而昌其後貴人之風水與賢人之風水當作何觀流繩曰陳希夷謂富貴神仙逸士四龍生人原各有說予曰富人貴人之龍受命于地理賢人聖人之龍不受制于造物豈地理所能囿哉

二十七日

過曲周予年友晉淡心已作古悵然念之會其侄孫散木過晤瀕行爲句聊志世好　理學先生晉淡心耆同京兆接高襟今過錦里識之子前輩儀型可默識

至肥鄉訪賀壇臺獨器兩楔七二丁乘劍怜時存母憂因居

其妻其兄楊林過視話舊

贈懷菴　別君歲屢易寤寐入予思迄來過滏水良覿欣在茲滏水老人云我欲往招之儂亦附一緘旋聞內子悲招者既不果特地趨堦墀途聞君抱痾令我三致疑古人歌鼓盆憂懷强自持壯心未即展惝恍疑前期知無聲色娛食飲或失宜此恙我熟經敢不為君披吾儕學養生不必問藥醫毋能自省察病癒安能窺

二十八日

李元善司勳首劉玄修李鶴叟李敬哉來晤

劉茂滋名養才年近七旬家貧孤介謝絕親朋應酬獨喜讀

傳習錄手不釋卷聞予至候學宮側相見勒卣邀至其坐頭話數刻而別

二十九日

讀司君墓表有述　司子勒卣持其父表墓之文請予曰借先生一言以光先德予嘉其不忘親也謂之曰借人言以不朽其親猶後身而賢則親爲賢者父身而聖則親爲聖者父仁人孝子所以不死其親者獨此爲底本他人百千萬言稱功誦德不免爲諛蓋耳檍靜修先生何云有子爲名士居鄉稱善人此二語可爲君家父子頌矣按表出賀梅林筆懿行歷歷得之親見其言曰予表司公爲其篤行足傳非狥其子

之前進此又以善人之身而開名士之子天道應自不爽勖
直念之哉

元善問爲學工夫從何處下手予曰日用飲食間便是下手
處事親從兄信友皆眼前事極卑邇極高遠離却眼前而談
玄說妙何啻千里只要隨時隨地真切體認去得一分人欲
便還得一分天理如君善天文倘不循其故而天之高星辰
之遠千歲之日至豈能脗合

贈稟朝怡聘　二難人共欽千里稱既翕云何豈幃凋倚杖
不敢流恐觸嚴君哀色懌神于邑戎三宿涵樓輟慟環相集
午對冷骨柴坐深金玉立病叟厭衰遲小友勤學習

四月

初一日

函樓主人病在思慮太過予曰儂嘗聽此思慮到泛濫時不知起于何所歸于何處悠忽漫渙絕無理會甚是可咲然究其來路無非是好貨好樂好色等項窮出根源無處躲閃便當自克治勿牽纏勿護惜漸就規條泛濫自息古人何思何慮須自近思慎思下手病在此方亦在此所謂知病便是藥他人却于此着力不得

初二日

函樓爲發茂滋偕勤圃候予東門外送出郡坐柳陰下出懷

中王文定集以所疑相質予曰諸儒各分尼山之一節一旨以立言其說不必同總各言其心之所存夫一心耳天人理欲食息之頃互爲倚伏如我輩此時相對一念清醒便是道心一念放逸便是人心非有一個道心來換去一個人心也共爭此心之存與不存耳因論格物與性善才善等篇茂滋俱無拂逆曰知之非難而行之惟難劉元城七年功力勿欺二字始覺有着落他日有疑尚欲借勒卣趨訪于蘇門

抵成安過亂繩旅舍

王培初名懷德偕其子介修與兩弟過晤且爲予下榻

閆殿弼父子兄弟過晤

初三日

梅林囑望雅書偶愛閒靜四字取五柳先生傳中語也予曰不閒不靜之入偶一愛此便成清涼世界然閒中有忙靜中有動不時提醒則清涼世界中又成紛逐之場矣梅林聞靜入也置此字于座右其時時提醒意乎忙裏常閒動中有靜原不可作岐觀

蕢臺許劉晉三武引之兄弟趙載甫兄弟查礪汝任交六同過晤

初四日

培初謂予曰平生不敢自甘不肖亦知聖賢必可為但日用

之間未有持循不知從何着力余曰去人欲存天理而已
時體認此念是欲急去之勿使留停此念是理急存之勿使
滅沒是理是欲難掩獨知因額其坐曰勿欺以陳幾亭人論
屋漏日裏雞鳴作聯

胤繩爲予言培初父沒寢苫枕塊既葬仍居宿于外三年不
茹葷不御内且不求人知人有頌之者曰親喪豈人子盍名
之事予聞而欽企爲識之　居憂自有禮夫豈爲聲聞爾室
能無愧清評已屬君

介修仁甫同憩勿欺坐予謂之曰少年立志須先抵攔流俗
不忠不孝綱紀凌夷人邪不以爲怪而祗行立節介然自好

之士反爲流俗所毀不能抵攩流俗祇成其爲流俗之人耳

王乘問如何是修道謂教曰中庸一書皆修道而教之事學直中庸論語亦然如憂德不修學不講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暨默而識學不厭誨不倦皆所謂修道也而提聾振聵教在天下後世孔子一身便是修道而教大榜樣

初五日

過魏村李含生坐頭有聯云改過先幽隱收功在細微予喜含生學道人也因顏其坐曰自覺即爲聯曰要知此事從心得非自他人着力難

仁甫謂予曰如某人可與某人不可與性甫亦謂淵斯曰如

其人招可往其人招不可往予聞之而謂其隘也然而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吾知其免矣尊嘉矜容㒳不能如子張便宜師子夏心中無妓不能如明道便宜守伊川亦各行其志而已力未到而自認中情不嫌白沙有言平生最愛孫思邈自古高人方又圓圓從方來圓始入𣪘極其至萬物皆一體滿街皆聖人方是見性方是知學可爲君家兄弟性甫仁甫字說又聞君季弟字信甫吾斯未信開見大意信得及三字窈以自勉

輓陳亮明　陳遵投轄日氣誼自非塵雁足書頻寄箑頭字尚新如何一别後遂作九原人聞道雖云可寧禁愴我神

初六日

篤字說　風俗之偷起于浮靡人心之壞由于輕薄予嘗思得一篤厚君子維挽之而未見其人也篤之一字見于聖賢之言者曰篤志曰篤信曰篤敬曰篤行曰篤於親曰篤恭蓋志不篤則搖信不篤則疑敬不篤則懈行不篤則怠親不篤則偽恭不篤則貌搖與疑懈與怠偽與貌不可以修身不可以事親豈可望于天下平篤不篤之間于此分人心道心君子小人之所以判關的也予出遊而所履之地所接之人多君子一流風俗人心實借維挽因與祇繩玉乘含生共勵此篤字之義祇繩曰可揭以爲說以告同人

溫德甫賢良過訪

初七日

成發起行仁甫與偕薄暮抵魏楊設崔大醇盆頭杜文生與

大醇同居

凝張老人王完虛過視即相招

初八日

凝張老人新第成欵致獨構謂予曰死作停柩之所令子孫于柩旁讀書慊吾心魂予曰世人諱言死字富貴人忌諱尤甚公能勘破此關所謂聞道儂更有說于此子孫仁孝無庸祖父言子孫非仁孝不聽祖父言不必過費心思也

王三之來晤

初九日

贈癡張老人　蘇門有約已成塵每向燈前憶故人日月暗
儻雙鬢老鶯花忽見二年新　匠心獨造幽人致觸目各標
見道言病安坐深忘去住滿前飛躍映新軒

贈桂文生　五載相逢感慨深每從筒寄見高襟今來抵掌
勸商吾起我疎慵日暮心

初十日

贈大醇得子　學道先學貪為人只為子無後為不孝古人
審其理君年逾四十所丁亦云吾人嗣子出世艱我云天道[illegible]

君家孝友人子道無一眚能子受子報後嗣應濟美况是多
[illegible][illegible]大任豈徒耳叔向賀貧説我曾拈及此文生賀子辭確
得立名言
謂諸友曰士大夫風稜不可有風節不可無紀僧真就齊君
乞為士大夫齊君使詣江謝至今讀移吾床遠客一語風節
凜然文生曰使詣江謝亦是為士大夫抬地步齊君亦賢矣
哉
贈麻還真　凌霄鳳羽適殊[illegible]前代遺風宛在茲身範久知
高月旦象賢今日又稱詩
孫生名頡潛予字之以予昭盂潛曰頡有潛而不盡潛之意

故昭曰亦亦有昭而未盡昭之義闇然二字聖學入德之基戒懼慎獨俱在此處着力不可不辨

十一日

贈慶堂老人　燕國有遺老曾爲魏博士八十赤子心明目猶聰耳囊中無一錢盤餐且盈几坐逢吳廣文亦是古君子談偶及文人猥稱吾啓美觸我憶弟懷欲行仍復止借慰帝君傍貓寐思所履跡者可使親親者豈容委下室君女弟君室我從娣回首憶往昔百感齊集此

十二日

楊元甫史大生兩孝廉同范縣范孝廉研經新安李晉之咨

城李詒孫兩茂才來晤

十三日

王三之爲予言魏有戚畹魏氏　神皇帝妃之侄名師貞以武進士官都司襲指揮使甲申大難師貞娶妻陳氏妾　氏于家廟中以火焚之拜闕拜廟投烈焰死戚畹善釀酒名于京師士大夫樂與之遊

十四日

登禮賢臺　偶爾踰垣一癖士繫人千載式盧心雖荒古誼今難再事去苔荒跡可尋

十五日

留別儗張老人　魏有異人八十叟官至中丞日開走囊無長物出無車雅俗汚潔一任剖廉吏誰云不可爲凛凛箴言揭座右勉構一堂爲停柩歷歷有懷語厥後日日觴予新第中詠諧嘯歌不絶口醒以行獨醉溷俗玩世于世乎何有梆下豈譆曰不恭淵明孰得惡嗜酒神仙只是善易入玄訣不向人去取愧我平生覺迂曲言別須公公當否

張獻形進士名蓋山東濮州人因坊金未完索字與張坦公

方伯崔御宸梅臣來晤

十六日

文生鈐湄晨起爲其謝過予曰此儂過也動色相告語言太

激年在進慕而浮氣未除此試吾過但儂此番出門頗有見滿街皆聖人之意偏于共而獨見其過者戚之也果採狂言而制怒懲忿從性情處着力則儂以口舌之咎効他山之石

十七日

魏縣早發大醇備僕馬裘餱糧偕行晚抵大名府寓多聞禪室

元城廣文秀竹苞馬旻徠來顧

十八日

贈竹苞　憶昔識荊日忽驚三十年謀生笑我拙聞道喜君先著冷心無滓官微教有權此來聯舊好前輩自名賢

贈旻徠　名德由來舊雄文此日新官貧酸比月道大謁如
春通好情非泛投詩意獨眞慚予潦倒甚願借君爲鄰
報旻徠書　奉拜歸方得展讀前牘纚纚數百言推獎過當
虛懷太甚愧不堪承至謂沾沾升斗若于野客山樵分道而
馳僕嘗謂爲靜修易爲平仲難蓋設身處地而深窺平仲之
苦心矣能多得幾平仲布列朝端民彝物則所藉培植無辜
赤子所望全活豈曰小補親翁天挺之才他日當國定不肯
讓平仲卽就目前頗學負米一段自是至情在他人爲口頭
應付在親翁乃躬行實際耳平仲事業政從今日負米若哀
做出天下無無道理之時隨時隨地體認從眞切處着手道

體皆靈淨身是易廖干一轅迂曲之見也請以僕言復貴友何如

曲沃孝廉李存雅過晤

十九日

内黄令李含素以公事抵郡訪大醇于禪寺聞予在拜床下道其依歸之意甚殷世道凌夷至此猶有禮賢下士之使君亦可作一段佳話

二十日

大名早發往東昌訪遂玄先生冠縣道中憩樹陰下兩書生宋姓者就語移時別去依依若故知然予謂從遊二子曰途

中途邂逅素不相聞而禮讓如此所謂不學不慮之良也一一
體認惻隱羞惡是非特于途之人露其端人自不察耳
晚宿冠縣西關
二十一日
過堂邑遺黃四維公祖札　其不肖燕南腐儒托蔭老公祖
宇下盖亦有年雖未得一瞻顏色憶在五峰山中借覆露得
苟全餘生至今何敢忘也今過東昌訪司空先生思介一字
晉謁聞客店爭傳旦晚榮發登龍又恐束裝期迫不暇接見
敬佈數行告虔左右以候進止
四維設款相照招情意真篤歸謂從遊二子曰尼山嘆善人不

得見黃公其庶幾、乎時撫秦詩以送之　棠栽易水幾垂陰
回首依然感慨深宇下數年疎識面山間兩度切銘心溪雲
笑我猶多事竹梟惟公可獨任特爲秦關思保障軍中韓范
是知音

二十二日

抵東昌以詩謁蓬玄先生　言念真人天際看清風鼓我入
烟巒紫雲已卧東山謝青海猶傳西夏韓道在豈虞天地老
心閒殊覺夢魂安卅年仰止登龍晚願共滄溟理釣竿
蓬玄先生喜予至謂學問之事久無人商略館予別墅八十
老人邊繩止陪飲主人素重之

二十三日

主人過視余曰某雖今日始接教言而先生之丰采道範已得于四十年之前猶記辛亥館司馬郎杜友白家竊識先生之面謂友白曰張公風節凜然必能擔持國是者友白曰張公不獨丰采可觀實潛心理學爲吾東魯宗盟嘗言吾輩居官動輒以清自許其實不稱如顧四明者其庶幾乎四明爲清苑令廉最著友白亦持清節撫今追昔不勝人琴之感

主人侄居仲名宸故人耿樸公中丞子羨中名含光府庠廣文孫山子名榛聊城廣文李鵬南名爕來顧

羨中以其前輩之好虛懷求爲指示予出所順認理提綱示

之曰此君家前輩執友也四十年躬修實踐非口頭者比君家前輩極尊信其言君日讀一過實實體認便是學問

二十四日

主人以所著書示予曰門外漢欲作一語商量不得我輩聚首非易眞切相質正宜直剖所見勿存形跡余披讀諸刻醇確簡明知先生于此道深矣學問旣深而虛懷益甚乃知望道未見何有于我原是學脉

主人侄孫汝彌名元彌汝衡名于銓應千名于里來晤

二十五日

汝彌昆季以扇索書　翩翩雋彩　相見喜云蓮玉立一篇

異珠聯三吏奇德從積處見福向鬧中窺閒自而翁語孫謀

孝義節

君仲爲予言禪自禪玄自玄不必摻和附會吾儒之說予曰儂素有此言三教聖人各具精微其本末原自不同不必强爲之同强而同之是自喪其實而持鉢于人者也無論非先師所願亦豈釋迦老子所願哉敢以質之三教聖人并告爲三教聖人之徒者

主人孫君奭孝廉名齡之母中興孝廉名光起鄧元固進士名秉恒來顧

二十六日

題耿美中扇　少墟先生少不得筭不得六字極爲快心喫飯着衣是少不得然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如何筭得即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是少不得然非有恩有義有别有叙如何筭得聖賢諸儒之言講得明說得透是少不得然非躬行實踐如何筭得少墟之言曰世人皇忙一生精神都在少不得處用孔子亦皇忙一生精神全在筭得處用所以併少不得者亦錫之光此孔子所以千古稱至聖也連日每舉此與諸君子相印證因美中索書而述之願我同志共闡此旨

李公弼田祁祁鄧元方元實蔣拔其蕭御天李公輔劉長卿來願

二十七日

讀蓬玄洞入移愚編　鹿伯順嘗以知之明處之當六字爲致知格物解或曰未免是主王子之說鹿子曰新安亦無朱元晦姚江亦無王伯安亦各存其心之所是而已矣何必同

移愚謂物有體而格無體物有方而格無方格者吾心神明之妙用而窮理盡性至命之關鑰也此正所謂處之當至舉

陽明曰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誠是也則奈何駁朱子曰以吾心求理于事物之中是析心與理爲二也然則心自心理自理物自物匪獨析爲二且參而三矣是陽明析而二之非朱子

析而二之也如此說正是爲王子忠告處
偕哥山子張君仲毋中與暨從遊二子登光岳樓　最上一
層道太空乾坤到眼意何窮道入今與諸君說視遠先淸爾
室中
二十八日
王五修自鄒旋里知予有東昌之約過而探之不意予果在
東昌也予抵東昌擬寄字招之更不意五修適至東昌也因
言相違五載矣志不甘墮落但語言行事就正無人每多迷
謬即如先生教肯以認理爲無[illegible]學者郝痛熙理字只
言虛靈又不許傍五經四書之語襲禪玄諸儒之言忌諱種

種亂人心意予曰人說人的我說我的各任所見兩不相妨然離五經四書諸儒之外更有何言可言何行可行總之此時學者窃禪之意冒儒之名于身體力行處不能揚眉吐氣故多婉轉遷就天下當有明眼人何庸置辨

二十九日

晨起五修辭行予送之東門外過板橋依依不忍行其來也偕薛君懷而來其去也君懷仍促之而去

五修携來諸儒宗傳乃予寓溼城所輯高鷟馨携之會稽得余若水倪獻汝二君評閱較訂序贊論議既詳且確慚予寡昧實籍匡輔當世所稱真實學問人也感而起敬憶舊有與

許二君去之予悲二子之昔喪而心有所不忍也舊載堯夫
甚畧二君詳之予于堯夫之數學實有所未解也增入念臺
石齋兩公實獲我心予正欲搜集顧子涇陽高子景逸馮子
少墟鄒子南皐諸人而續錄焉以質諸海內之操月旦者至
論靜修始雖暫應終乃固辭尚可風焉特存其傳豈以靜修
于宋有故土故主之誼乎宋都汴京容城爲金元地靜修父
子乃金元人耳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先生之有論人所以當論
世也丘瓊山謂渡江賦幸宋之亡是未嘗讀其賦咀其意不
咎其失言反據之以爲定案冤矣冤矣

三十日

讀顧子集　予兒時讀涇陽先生文人謂與蘇長公相上下弱冠遊京師先生以銓部坐諫謫再起再謫且廢怡然修明正學于東林書院朝野仰之如泰山北斗道高毀來然先生之學問自無間然而其精蘊未悉也五十年後過東吕晤遂玄先生遂玄于明儒獨首推公因得讀其小心齋當下繹諸集大抵發性命心知之與吉闡孔孟周程之微言同安蔡獻臣爲之叙謂先生之學直窺本原先生之志力擔世道先生之風千仞高翔先生之言百世可俟知言哉予與同人商畧輯理學宗傳一編正在搜採近代儒者因傳其槪附語錄暑于則

讀高子集　無錫高忠憲景逸先生忤逆璫緹騎未臨禍變先見焚香叩闕整服投淵然其學以見性爲宗以明善爲要以人生而靜不着意念者爲繼善之眞體以辨志定業不留毫髮疑似爲格致之實際人有言朱儒周元公以後爲禪學者無極與太極分而程朱合之明儒薛文清以後爲心學者致知與格物分而高子合之分合之間性學一大明晦也遂玄先生亦云鄒南皋學之圓者也馮少墟學之方者也方南皋之圓圓少墟之方其惟顧涇陽高景逸乎錄其語若干則

蘇門遺農曰朱儒周元公以後學者每以無極與太極分是不解太極圖也是不解大易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極者陰

陽之樞紐其無聲無臭處至妙至妙故曰太極太極卽無極也元公恐人不解太極誤執有形故明疏其義曰無極而太極非與太極上又有無極明矣宋史太極圖說不知何據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是又有無極以生太極矣然則大易尚有漏乎讀先生此段語謂程朱之合窺見本源

五月

耿石鏡名大光自南回王人孫長白名元静自京回來顧

初一日

讀遂玄先生諸刻小引　憶辛亥遊京師先生官吏部郎曾于友人杜友白處一望顏色風裁峻整不問知爲端人正士

後十年撫保定繼晉秩少宰司銓皆受知三十餘年守不見諸侯之義未敢一謁甲午先生里居嗜學益篤因來就正先生假館授餐日就予談予悉舉四十餘年與吾友鹿伯順所商畧者相質先生亦微有當也先生悉舉四十餘年與景逸少墟南皐諸君子所商畧者相質鄙衷正自有合也遂出諸刻令予手評予曰此刻闡一心明脉猶小闢學術邪正甚大聖學不明曲士僞儒竊禪之似亂儒之真後生小子未窺其本源而但拾其餘唾遂儼然以學人自命皆此輩有以啓之也先生諄切揭止至善打破他性無善之說揭有物有則合外內之道打破他遺弃事物虛無之見表章禮樂二經繼朱

子有志未竟之事識沉而慮遠豈苟于立言者哉予君嘗捜
輯歷代諸儒自董江都至吾友鹿江村凡一善可錄不忍棄
置彙為一編名曰理學宗傳先生曰寧嚴勿濫嚴雖隘而防
峻濫將自撤其藩而賊乘之矣昔之楊墨今之禪玄其說具
在一入其中便令人溺而不出能出者逃墨歸儒不能出者
則并于歸墨而已矣孟子功不在禹下昌黎功不在孟子下
其先生之意也夫先生學入淵微飲食起居語默動靜統體
皆至善之流行而老更欲邇大易之旨夫大易之旨有外于
至善之宗者乎六經一至善也大中玄璧一至善也稼思四
書粕石藥族譜旋考無一非至善之所散見而流布也上蔡

謂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一以貫之由洒掃應對進退即上達天道此途之人可以為禹人皆可以為堯舜亦為之于至善而已矣

初二日

箋禮樂二經　六經炳如日星而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故孔子曰立于禮成于樂又曰樂節禮樂知廉勇藝文之以禮樂是禮樂何如其重乃千百年廢者廢亡者亡此世道一大厄運也或曰夫子嘗致慨于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則禮樂僅一鐘鼓玉帛而已矣信斯言也不仁則禮樂可廢而易之陰陽消息書之危微精一詩之歌咏性情春

秋之邪正誠僞誰其明之誰其行之先生表章禮樂二經歷二十餘年研究考訂之苦心始成書以進紫陽托諸空言先生見諸實事後有作禮樂者遡流窮源先生之功偉矣哉無體之禮無聲之樂元自流行鼓盪于天地間無須臾停止明之行之以俟君子

讀耿揖客仲子尚寳公疏稿　予未晤揖客揖客與吾友伯順日夕念予予既晤揖客予又與伯順日夕念揖客揖客毎舉其友人周自强周自淑以況予則揖客之嚮我也至矣今揖客往矣伯順往矣一在二十年外一在二十年内海内故人零落殆盡予行遊東昌蓬玄先生假館授餐則揖客舊居

也此時念揖客更甚而心益悽惻蓋揖客具異才負大望爲職方絕賄賂謝竿牘備兵遵化不拜璫賢像揖客之名滿天下獨惜其撫三晉以倡義勤王而身被慘禍此心未得白于天下後世耳繼而晤其伯子美中季子石鏡得讀其仲子尚寶卿玄度疏奏追錄幽忠奉　旨云未奉詔諭首倡勤王忠亦可憫隨有部覆准復原官予所爲悽惻者不覺爲愉快也憶揖客之忠魂慰矣而尚寶又復慘死悠悠蒼天殆不可問幸爾識之耶當故人蘋藻之薦

鄧元美來顧

初三日

箋玄麈　玄麈一編遡大易之旨究至善之宗語入玄奥微妙難言然其語愈玄而旨愈淡岐玄淡二見者不知淡并不知玄也玄有玄于天地日月者乎誰不知有天地日月則淡莫淡于天地日月謂其不驚也玄有玄于男女飲食者乎誰能外于男女飲食則淡莫淡于男女飲食謂其不厭也劉子曰爲公進一籌去其玄而可矣先生曰子何猶存玄也獨以潔淨精微爲玄潔淨精微而不賊爲深于玄此正所爲玄淡耳二耶一耶請以此佐麈談

柬主人　先生非甚豁豈宜用情至此敬拜暑衣紗巾暑履自頂至踵皆明德也餘珍璧謝主人隨有字此非敢冐昧以

此皆實用耳道義相通千萬勿拒因而拜葛與布各二端蓋
爲從遊三子授衣未忍終却

初四日

箋大中　中難言也無論忠孝節義皆一節一目不可以語
中即禪讓征誅禮樂亦各因其時之應如何而如何之合乎
古帝王聖賢發揮一中字不盡故夫子極嘆其至而曰中庸
不可能也然不可能者却是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但人自
不著察耳夫中也者至善也至善之散見于外無物不有無
時不然先生爲是編蓋欲人隨事隨地著之察之葆而勿失
不必向虞廷問執中也此中之所以大也

箋移愚　馮子曰移愚之旨是先生自道非人之所以道先生者儂謂愚不肖有愚不肖之愚賢知有賢知之愚眞見有過可改有善可遷時時求移方是不自滿假先生之意若謂天下之事物有纖毫不能明之盡千古之學術有纖毫不能辨之盡卽所謂愚也故其言曰往日眞知可惜來日依舊因循嘗思元公崛起于聖遠人湮之後卓然以一身任千古絕學之統夫非人也乎哉噫斯言也不甘心以第一等讓人方是自免暴棄故又有定性定情定命之說此先生自道其移愚也

東主人　提綱得大敘伯順之精神可嘗存天地間矣評提

綱者賓安康懷菴也刻提綱者懷菴也序尾亦附其姓名蓋
益策勵向學況此君有志爲仁願刻說約爲黃君苦同志鼓勵
得之入耳

初五日

箋四書粕　讀四書粕昏夢中令人躍起靈心妙解孔曾思
孟千餘年精神面目宛宛如生糟粕耶神奇耶莫不飲食焉
能知味飲食其粕也而味非粕也易瑞之謂粕具而液有焉
乎滋而旨有所乎涵先生之言粕乎哉和靖善讀大學龜山
善讀中庸上蔡善讀論語象山善讀孟子先生四書粕則無
一不善讀亦孔亦曾亦思亦孟非孔非曾非思非孟直合

于當下一身今天下書眞僞邪正以大地爲架子幾不能安頓皆以爲液也吉也可足當粕之萬一耶

初六日

箋石藥　文章一事或以爲雕蟲小技或以爲不朽盛事者何也蓋有德者之言與有言者之言爲之別也有言者之言寧直不可幾于道且以畔道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皆其言爲之祟耳先生石藥集經五十餘年學問語錄凡序傳疏議白無所苟因思古人立德立功其所以表見于天下後世者皆託言以傳如其無言百餘年後烟消響滅寂寞無聞令之經書乃古聖帝王之精神面目言即德也先生有德者之言术

劉氏族譜 人心何以淳淳于孝弟風俗何以厚厚于興孝興
弟夫孰是當遵不孝不弟者而人心之澆也日甚一日風俗之
薄也日甚一日此何以故盖族譜廢而士大夫不講明孝弟
之義于族氏何望焉古帝王以孝治天下上老老而民興孝
上長長而民興弟漢近古孝弟力行之士多舉于朝迨唐傳
孝友以風不孝不友者孝弟之實已微今則併其名亦不存
矣海內所傳名譜僅幾家而吾鄉劉宗伯鄭襄敏頗可觀今
來千里外所得寓目獨磁州張湛虛司馬與先生爾譜耳以

天人不可少家家不可少又非有甚艱難重大犯時觸忌之
事而恬然安之可爲浩嘆讀先生族譜而仁孝之念油然而
生歆慕之事歲一舉行先生固言之矣
篡族考　予于己丑移家蘇門日有譜記人記事記言非爲
人也爲學也言也蓋所以默省吾躬欲求爲寡過之地而過之
叢也蓋迄五年以來千里以外未有講習此事者過東昌讀
先生族考喜與愚意合而先生準考功之法以自考取易視
履考祥其旋元吉一語寤間不忘著察朕之力兆旋還其素
亟之初則無處非戒愼恐懼之地無事非戒愼恐懼之時此
豈分記事與志學爲二者乎幼而壯壯而老得失榮辱順之

是一總于日用飲食之常見性命流行之不已先生爲予序遊譜謂學于天怡然與造物同遊乃先生自序其旋考也予則何敢

李鵬南招飲入夜步歸同居仲美中過汝弼三兄弟讀書處居仲曰兒輩下帷于此幸邀一顧汝弼三兄弟倒屣迎之雨後月皎父子兄弟和藹可親其友陳佐君有微恙亦着衣相見曰正思趨晤請問爲學之旨予曰學問不在倫常外只現前父子兄弟朋友怡然相得絕無違拂便是學問實際此時差錯別談學問皆口頭也因爲一絕　學問功夫求放心放心還向五倫尋見前各得成飛躍月皎天空正好吟

初八日

聊城懷古　鷄群野鶴人中彥傳浪之椎聊城箭義不帝秦與擊秦英雄心事同一撰良也功成赤松遊魯連勲名奚足戀尚友千古僅斯人蹟雖滅後心如見

初九日

蓬玄先生嘗爲予言其猶子君仲明達耿美中篤實石鏡英爽予舉以告三君三君謝不敏予曰舜之好問好察顏之問不能問寡皆見人有長而急取之與人爲善之意君仲娴軾素常待以舉火者數十人舉明經不仕日以棋酒自娛所爲明達耳耶美中持其採芹時伯順所贈詩謂予曰有道長者

相期甚遠今落魄無成孤負此老斯言也何等篤實石鏡以詩箋示望兒曰僕性浮淺然喜聞人規君肯指示不難立塗之此足見其英爽矣先生兩字定評其人之性情行事可以槩見各認所長葆而充之何患不升堂入室因論日用常行所不能須臾離者喜怒哀樂視聽言動子臣弟友耳居仲曰此處正難予曰盡得一分便是一分人盡得三五分便是賢人到七八分則幾聖人矣滿滿無憾者純乎天而人不與其唯至誠乎

寄王五修　同人聞五修至慕而悅之皆來訪張先生亦歎然于其行之速也然心嘉其篤志而益望其力行日有知而

月無忘未敢槩望之他人耳爲東昌老人一引八箋皆論學
腐談也附覽

初十日

東主人　讀大刻數種一一快心故敢僭爲一引八箋仰承
先生虛懷相質之意聞欲付梓殊覺草率未免羔袖狐裘惟
明賜削潤荷荷天巳炎熱再遅泥水不便行人明早請辭嗣
圖後晤

葛梅端楊子敬來顧

十一日

留東昌浹旬承先生不倦之誨疑者破而信者堅此晤良非

偶也久客思歸臨路悽然爲二十八字言別言不盡意意亦
非言可盡總相覷于無言耳一笑　指點殷殷法雨傾凝闕
岐路幾分明只今歸去東昌道野鶴孤雲識姓名
寄張坦公方伯　前在魏付張賢良一函不知達記室否入
魯郊無地無人不沐浴德化遂玄先生述政教更詳尹彦明
嘗問于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先生眞能行道者也
學者存心利濟便是行道念菴謂活得千人命安心不向世
外走先生惠施齊魯能令齊魯大夫相觀而善惠施小民先
生之明德遠矣人謂如是道入儒而禪者也弟謂如是道入
以德行仁儒亦如是而已矣留東昌浹旬從遊者思歸不及

趨聒此神飛越遊譜錄去請教鄙俚不足存也

十二日

予辭行主人日就予謂我輩聚首非易學問一事須要商量明白因諄復提知行合一心理合一人字爲主腦微茫疑似之介辨晰極明予嘗謂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未免有宜行之意中正無弊不能不佩服其言主人謂與不行之人言不可無公言與能行之人言不可無我言